

曾昭程 / 文

说起王安忆及其作品和城市的... 她199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《长恨歌》...

准此，我们不妨把王隼平视为离散的新加坡人。可从中国的角度来看，王隼平属于回返中国的“归侨”...

除了特定的文学与文化圈子，王安忆经由父系一脉与新加坡的这段渊源较少为人所知...

1991年，身为归侨后代的王安忆初访新加坡参加文艺活动，同时开展寻根之旅...

早年的文人渡海南来，为的是出任清廷的领事官职、贡献报业或文界、躲避政治迫害...

“我的遗传其实带有热带的痕迹”，《伤心太平洋》的叙事者在开篇后不久如此表露...

换句话说，小说叙述的不纯粹是华人告别或寻找原乡的事迹，而是人类在不同地方之间不断漂流的定数...

大陆是飘浮的岛屿 新加坡、1990年代与王安忆南来寻根之旅的启发

叙事者一共讲了两次，而她第一次如此表述：“从地图上看，大陆也成了岛屿，而岛屿则成了大陆的碎片...”

在叙事者看来，大陆和岛屿在地质上并无二致，两者的区别仅仅在于体积。可果真如此吗？大陆怎么会是岛屿？

在学者如Martin Lewis与Karen Wigen看来，两种陆地区域不断变动，它们的定义因而可以互换...

由此推断，叙事者并非想确定岛屿和大陆在体积上的分界线，而是关注所谓岛屿和大陆在历史上纠缠的关系...

于是，我们看到小说对陆地和海洋的定义，如同其中呈现的大陆和岛屿的概念，均不稳定...

身为读者的我们因此能够理解，作者何以在小说里将大陆和岛屿划一看待...

王安忆1990年前后的创作 在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，王安忆发表的关于中国域外的作品...

没有资料显示两位知识分子于1990年代在新加坡发生过交集。然而，立足不同国家本位的他们，却几乎在同一时期产生了关于文化边缘性的论述...



1991年《联合早报》主办第五届国际华文文艺营，请来作家莫言（左起）、王安忆、小黑与朵拉夫妇、龙应台、阿盛、钟晓阳、朱天心。图为他们同游粤海清庙时留影。（档案照）

烈对比来突出主题。感动于陈映真在台湾的种种社会实践，叙事者说：“一个人在一个岛上，也是可以胸怀世界的。”

了解这个语境后，我们可以说王安忆从上海出发，实际上是把南中国海另一边的新加坡和长城外的地域，以及海峡对岸的台湾联系起来...

最后我再说一遍前面已经说过的话，“从地图上看，大陆也是飘浮的岛屿。地球上的所有陆地，全是海洋中的礁石...”

在小说的前半部分，叙事者提到岛屿和大陆仍有体例上的区别，说岛屿是“大陆的碎片”...

如此似乎也就解答了小说引发的中心困惑，但我想往前推进一步，讨论这个时期的王安忆和新加坡戏剧家郭宝崑在思想上的共振...

王安忆与郭宝崑：两种“孤儿意识” 非常有趣的是，郭宝崑和王安忆在这个时期分别表达了对“文化孤儿”的反思...

新加坡与1990年前后的华语世界 王安忆其实在1989年就受邀来岛国。那年《联合早报》筹办第四届国际华文文艺营...

感，一种追求自我的焦虑。去访查祖先的文化国度，我们可以得到某种慰藉，但是总无法认同那也就是自己的文化家园...

不约而同，王安忆在同期作品中也不反复强调一种孤儿情意结。《乌托邦诗篇》叙事者就说：

我是一个在近代城市上海长大的孩子，我满脑子务实思想，我不可能将一条河一座山作为我的图腾...

于此，叙事者指涉的是中国文坛在1980年代中期开始的“寻根热”...

也就是说，王安忆带着一种文化孤儿的心态来到新加坡，看到了另一种漂浮的状态...

新加坡的文化艺术，缺少一个历史的底座；后来把母语降为第二语言，进一步削弱了民族文化的传承和艺术家的精神土壤...

我们或许可以这样理解：从表面上看来，种种政治与文化的因缘，形塑了新加坡于1990年前后在华人世界里特殊的地位...

然而，过分借重外部资源的代价是在地文化的萎缩。郭宝崑1990年代关注的，正是新加坡在取得长足经济增长后，自身文化根源的浮沉、流失与贫瘠化...

这个国家、这个人民普遍具有文化孤儿的心态：一种失落感，一种追求自我的焦虑。去访查祖先的文化国度，我们可以得到某种慰藉...

尽管王安忆和郭宝崑从未有过交集，但南来的前者必然是他论述里的“明眼人”之一。散文《语言的命运》可说是王安忆对1990年代初新加坡华语境况的观察报告...

王安忆所说的“以牺牲民族渊源为代价”恰恰呼应了郭宝崑的在地评论。文化资源的先天不足和后天主政者的轻视...

新加坡的问题并不是说不说华语的问题，而是它必须有一个完整的语言的问题。这语言应当不仅是工作的、科技的、实用性功能的语言...

王安忆所言不虚，而她的观察至今仍然准确：新加坡华文和汉语的问题是它虽然被纳入教育体制，在官方意识形态中存有“母语”的地位...

我不禁联想到郭宝崑1990年代后期提出的关于“开放文化”（Open Culture）的概念。郭宝崑看得非常清楚，和新加坡人种族身份挂钩的所谓“母语”...

回首1990年代，我们方才发现，新加坡社会今天面对的种种关于华语和中文的问题，早被王安忆和郭宝崑在1990年代辨析书写出来...

事情也可以完全不那么悲观。如果新加坡在失去更多之前，及时改变文化艺术发展的重心，把强化内在自我力量作为主力、主导...

希望讲座给大家提供了一点周末的思考趣味。谢谢各位！

（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，本文的底本为2022年10月29日于新加坡管理大学举行的“鹿风讲座”演讲全文）